

当年读书时

□何增辉 文摄

近来工作之余会写一些文字,空闲时间,会泡上一壶茶,寻几本书静静翻阅。近日专程去到新华书店,抱回厚厚一摞新书。捧着书本走出店门的刹那,想起了我人生中拥有的第一套小人书。

那几本小人书,是当年舅舅在金华读大学时,暑假带回送给我和妹妹的。薄薄册子,黑白图画,下方配着简短文字。在物资匮乏的上世纪80年代,算得上难得的礼物。书中故事至今记忆犹新,印象最深的,是讲述吉鸿昌事迹的那本,还有周扒皮的故事。那时连环画十分稀罕,得来不易,我格外珍惜。一有空就取出来,一页页反复翻看,甚至拿出铅笔与草稿纸,临摹自己喜爱的情节。日子久了,书角卷起,纸页微微发毛,我依旧细心收好,轻易不肯外借。

到镇上读初中,我的世界又多了武侠小说与《故事会》。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,笔下的江湖恩怨、侠客豪情,深深吸引着正值少年的我们。镇上有家小小的租书铺,店主是同班一位蒋姓女同学的父母。租书价钱低廉,一天只要几分钱。放学之后,我隔三岔五就跑去店里租几本武侠小说。

有时在课堂上,忍不住偷偷翻看,最是惊心动魄。把武侠小说悄悄塞在课桌下,时不时抬头望向黑板,装作认真听讲,实则留意老师动向,心神早已沉浸在刀光剑影里。偶尔看得太过投入,神情恍惚,好几次险些被授课老师发现。运气不济时,书本会被当场没收。书被收走的瞬间,心里又急又惋惜,闷闷不乐好几天。不过我不肯罢休,几番软磨硬泡,老师终究把书还给了我,临走时语重心

长叮嘱:上课专心听课,课余再看闲书。

白天偷看小说尚有顾忌,夜里便自在许多。钻进被窝,捂紧被子,打开手电筒,借着微弱的光线畅游在金庸笔下的江湖里。光束狭小,身子不敢随意挪动,生怕光线漏出去,被查夜的老师察觉。双休日在家更是处处谨慎,把小说藏在书桌底下,桌面摊开课本与作业。一旦听见屋外传来母亲的脚步声,心头骤然一紧,飞快合上小说,塞到抽屉最深处,拿起笔伏案写字,装作专心温习功课的样子。等到脚步声远去,才悄悄松一口气。

少年时不知疲倦,一本接着一本轮番租借,沉醉在跌宕起伏的江湖世界里。当年偷看小说的紧张与欢喜,时隔数十年回想起来,依旧历历如新。

一晃数十年匆匆而过,时代早已截然不同。如今电子产品随处可见,手机、短视频占据了大多数人的闲暇时光。无论大人还是孩童,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完整读完一本书。网络信息零散仓促,大多是碎片化内容,指尖轻轻划过,看完之后很难在心底留下印记。

指尖轻点屏幕,万千讯息扑面而来,看似获取知识十分便捷,却少了从前慢慢品读的滋味。从前租书的期盼、捧着纸质书页独有的踏实感,再也难以找寻。静下心来读书,细细品味文字,跟随笔墨体味世间百态、人情冷暖,这份收获,是飞速滑动的屏幕无法给予的。

门外传来母亲唤我吃中饭的声音,我没理会。过了会儿,母亲催饭声又响了一遍,我合上书,封面上那个骑马的小孩还和30年前一样扬着鞭子。

赴约

□沈国旭 文摄



日出

母亲说,旭日东升时我也跟着出生了。父母因此为我取名,冠以“旭”字。从此,这个字便成了我心中关于光与希望的寄托,也让我从小就对日出充满期待。

小时候,农村里的房子低矮,我家在最里面,最东面是邻居家的山墙。晨起穿过长巷拐过弯,看到的是高悬刺目的太阳,总觉得日出仪式在途中悄然落幕。我心不甘,常去村东的晒谷场看日落,以为那是日出的回响。后来才知,日落时太阳正奔赴地球另一面,为那里的人们开启我错过的清晨。

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,我终于启程登泰山,赴一场与日出的约会。那是七月的一个夜晚,我与朋友踏着十八盘,数级而上,数到一千三百多级时,腿已酸软如坠,心里却有个声音:往上走,太阳在东面等你。登上玉皇顶,天边刚泛蟹壳青,岩石上已坐满裹军大衣的守夜人,齐齐东望。忽而云海托出红日,天地同光,人群惊叹。寒风与疲惫,在太阳跳出云海的那一秒,全化作站在山巅的满心震撼——原来山河壮阔,真的值得翻山越岭去奔赴。巧的是,那天正逢我的生日。红日升腾的刹那,心头涌上一阵激动,脑海里浮现母亲——她说“跟太阳一起来的”时,嘴角总带着笑。站在山巅,离太阳那样近,恍然明白:它仍是巷口那个太阳。不是它来见我,是我走了一千多级台阶,去见了它。

海上日出,又是另一番滋味。本世纪初乘夜航客轮从上海去青岛。那天凌晨,甲板上站满了人。天边红霞从海天相接处漫开,将海面染成一片暖融融的色调。太阳缓缓从浪涛间上挪,突然猛地一跳,跃出海面,刹那间金光泼洒天地间。云霞如纱,海面熔金,浪尖碎光闪烁,像是太阳撒给人间的惊喜。

几年后,我特地到舟山的一个小岛上候日出。清晨,天还浸在墨蓝里,第一缕晨光先扫过岛礁,把金色抹进了浪涛里。海风裹着晨雾漫过沙滩,红日刚探出半张脸,暖辉就轻轻裹住了整座小岛。三年前长江游轮上则别有一番韵味——红日探出,江水接住霞光,风过江面闪动金

辉,天地共染橘红。游轮载霞而行,浪痕绣出金色纹路,两岸山影含黛,红日跃江,将峡江晨景晕染成了流动的油画。

我追着日出,不知不觉跟着地球绕太阳转了半个多世纪。山、海、岛、江上的太阳都一样,又都不一样——它照亮远方的山河,也照亮儿时巷底的矮墙与屋檐。

如今住临江高楼,东面、北面视野开阔,每天从大窗便可见日出。不用舟车劳顿赶路,起床静候即可。江对岸是宁波大学,明州大桥横跨在甬江上,太阳日日从桥塔右侧不远处升起,一寸寸点亮桥身、江面与楼群。可每次凝望,仍会想起当年巷中奔跑的少年——那个拐过最后一个弯时,望着高悬的太阳,满心遗憾的模样。

也想起了当年给学生上课,讲到春分。有学生问我,天安门广场春分那天的升旗是什么时候。我说大约是北京时间六点十六分。又有人问,秋分呢?我说也差不多,因为春分和秋分太阳直射赤道,全球昼夜等长,日出时刻基本一致。看着他们清亮的眼睛,我动情地继续说道:每天广场上的升旗时刻,正是太阳从东方升起时刻。国旗升至杆顶的那一瞬间,恰好与地平线上的太阳相齐——国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,红日在东方天际喷薄而出。国旗与朝阳同升,寓意祖国如旭日东升,充满光明与希望,承载着“与日同辉”的美好期许,也让升旗仪式更具庄重感与神圣感。

宇宙浩瀚,我微如尘埃。命运安排我恰好在那个清晨日出时刻来到世上。从此,我与那束跋涉一亿五千万公里的光有了牵连——追逐它上泰山、入大海、登小岛、过长江,最后回到自家窗台。那束光照耀中华五千年文明,也照在母亲晾在院里的布衫上;见证广场上每日的升旗,也见证孩子拐过巷口时的失望。它从不偏爱谁,但每个被它照亮的人,都觉得自己被偏爱上了。

明天太阳还会来,我又将推开门,站到窗前——不是等待,是赴约。正如我的微信个性签名:恭迎旭日东升,拥抱美好生活。



读书少年